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上德 用民 適威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義也所有餘者妄苟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潔白清廉中繩愈窮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也畢云莊子注卷卷用為貌葆力之士也以舜之

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叻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頡之淵蒼頡莊子作清冷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

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
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

辱也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
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
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
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
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
募水

募水名也莊
子作盧水

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

合之外人之所不能窳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
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教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

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元當也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

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袖

也 衿 纓

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

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

闔生案徒乃也 莊子今徒不然

終夜坐不自快明日

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

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

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

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

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

不遠也 敢度

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

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

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

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

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

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

公上過語墨子之義

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官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

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

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

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

於賓萌未敢求仕

賓客也萌民也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

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

雖於中國亦可

畢云義翟之翟讀羅

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

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

荆之爲下疑脫一荆字

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
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
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
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圖生案爲讀去聲將皆依
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撓弱遂伏劍而死王曰請
成將軍之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
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鄣湯所居岐武王所居也萬
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
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
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畢云卽石奢其爲人也
公直無私王使爲政道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

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冒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敎孫吳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廻乎天地迴通澹乎四海澹之也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臧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

澹之云者以澹爲聽畢氏妄議之

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

作樂金舜
踳在後

其猶此乎

此一作上

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

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麗姬易之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旨自釋

釋理也

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

不甘遂以劍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

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之鄭鄭文公不敬被瞻諫曰臣聞
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
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納之晉也晉既定與師攻
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
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
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
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
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
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
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
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

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

襄子 畢云句上當有二人字闔生案畢說非也上 文百八十為句三人下屬三乃二之誤耳

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

畢云當作不聽當 遂反死之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尙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王云倒當爲到說文到刑
也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
以到之到訛爲到是其例
羣書治要引此作到而投
之谿水谿瀾形近而譌
元以爲汝南思善之難水
誤矣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
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
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
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郤之賞罰有充也莫
邪不爲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
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
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
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
不可察之本畢云少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管准宋人有取道者其
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此者
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此譏秦之賞罰不當而徒積威民不爲用

秦以驕主御罷民力已極而用之不止勝廣之所起也

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若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畜有讎好

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讎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

此傷秦法之苛煩

為讀僞畢說誤

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

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鈎百而少

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

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

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

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

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過責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巨為危而

罪不敢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其賞

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

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

功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一作畢云當

困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適宜也子陽極也闔生案二字衍好嚴有過而折

弓者恐必死遂應獠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相也好嚴猛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逐狗而殺子

陽極於刑之故也周鼎有竊窮一作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

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天子

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

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

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畢云

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卻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櫜櫜古耕字畢云

扶木即蟠木闕耕字已見上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

闕疑可也

又各謂其同
王天勤士

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

而相與爭爭上當有不字

王云謀士當爲謀出左傳
及晉語并同

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
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
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
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
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
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
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
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
知求欲矣

爲欲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

則百事不滿也成滿猶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

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

有也之他人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人主

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

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

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

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

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

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

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

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也真正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

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

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畢云管子大匡篇載此云魯不敢戰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

衍 桓公許之曹翮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

莊公曰何謂也曹翮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翮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翮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

末句當爲舉難篇起句

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
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
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翮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
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
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

物事難全也

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

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

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

闡生案人仁同字

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

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

飾讀曰勅

故任天地而

有餘也

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贍

文信當國時論之營誣之者蓋多此解詡之辭也

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
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
璣。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孫。氏。叔。公。家。孔。子。欲
諭。術。則。見。外。欲。以。道。而。見。遠。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
游。乎。清。鱗。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
若。魚。丘。其。鱗。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文。侯
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畢。云。乃。季。克。也。季。充。對
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
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
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
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雖

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畢云任請我輩之任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

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與畢云而用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
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
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溼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

闕生案言知君道之何如利則物利章矣注以旗章釋之非是

非濱之東

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夷穢之鄉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

無君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越有百種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

禹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羌呼唐離水之西燧人野人燧讀如旬篇笱之

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窮

奇之地叔逆之所僮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

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

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

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

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

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

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

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

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

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也索求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

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國策先知上有爲字

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

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

敖公不知己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

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

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

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所以激君

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

固矣

恃君覽

以與也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字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且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戎夷齊之仁人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利莊子作刑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慮猶亂也協而耰。遂不顧。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

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
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
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
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
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
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
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皇慮
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
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庠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

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後門已閉也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

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蚤息人亦有困窮屈賈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愈然而以待耳

俞安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

公孫氏齊羣公子之黨也

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

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宵句兵鉤頸

直矛也句戟也

謂晏子曰子變子

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

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

求福乎子惟之矣

惟思也

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綏

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

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

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

鄒公子夏后啓曰

夏后啓鄒公子之名

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

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

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爲

王云焉不知其所由本五
焉其知所不知其所由五
字乃高注誤入正文此以
雨景所為韻養部之音多
與語部相通前應同篇禍
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
安知其所高注凡人以爲
天命不知其所由也是其
證

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
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
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
啓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下
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
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
獨亂有必召寇畢云有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
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
中主猶且爲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

攻唯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鹯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攀於前而不直猶攀

出曲出子罕堂前也

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

止禁

士尹池問其故司馬子罕曰南家

工人也爲鞵者也

鞵履也一曰鞵鞵也

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鞵以食三世矣

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鞵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

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庠濼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

池歸荊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

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

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

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無所

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削則爲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

節儉也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

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

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鱣佐焉孔子爲客子

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

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

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旂。價。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

比猶致也畢血云謂緻密

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黃穢國亦有鬱生德不通畢云生疑主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

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誦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徵求也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畢云疑是幾何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

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
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潛王善衣東布衣白
縞冠類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
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
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
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
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
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
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
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
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

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爲故

故事也

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堯

以天下讓舜鮒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

畢云副當讀爲天子

禹不

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

中帝心

中猶得

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

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
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
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
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
畢云令當作今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
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
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松下地名齊伐燕子喻與戰松下爲齊所獲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
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闔生案王當作今此乃王言淺者因下複出王曰字而妄改之王曰
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
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

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

官實御者甚衆

官實官長也

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

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

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湣王以大齊驕而殘

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蹈之必高舉之

其此之謂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蹈其唯有道者乎楚莊王使文無

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

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

言往日與楚會田於孟諸無畏撻

宋公之僕

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

畢云削裁也投

袂投其所削之袂也左氏傳文未備杜氏遂以投為振誤已

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

蒲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

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憐矣宋公之言也乃爲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爲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

畢云舍疑合誤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彊不足以成此也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欒郟錡郟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

公遊于匠麗氏爨書中行偃翹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閒再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也擇取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當受言而不受辭受則原竭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益新序作蓋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

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
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
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
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春
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
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
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闕生案若疑當作者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
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
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
也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
榭矣而鸞微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

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

飄疾也

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

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曷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也甚歡，今侯濞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爲濞過。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

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也至使人迎其妻子，隔

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

泣而應之也雪拭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
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

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

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

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畢云寒風淮南作韓

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脰脰後投伐褐相胸脅管青

相臚肋文選注作脣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

天下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其所以相

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

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

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畢云語未詳注亦欠明淮南椒

觀表

真訓有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語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賞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

百節千脈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共伯

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共伯名和好賢而人皆以來附為稽遲也周厲之

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謂天子也闔生案詩退不謂矣謂與此同以此言物之相應也

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一人言哉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國策作甚病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

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

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

告惠公也惠施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變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題曰和文王曰嚳先君

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變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

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

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

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

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闡生案也讀邪策作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

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策國

有作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

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

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

有讀又是也因有非倒畢說誤

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
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
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己
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
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變盈變盈有罪於晉晉誅
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膠膠繫也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
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
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
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
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
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塞者

畢云塞博塞也

勇力

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

說苑作弊性事情

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

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燔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書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畢云。今簡子曰。不如而言也。汝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在也。猶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也。按止。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

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

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有以已易寡人也

謂以己之德易寡人之處不宜也

吾安敢驕

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

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

往館之

特往詣其館也

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

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

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

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

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

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

量猶滿也

而

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

爲謂相
爲之爲

世之走利有似於此

肯可也

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冒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文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

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
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
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
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戚不得也

闔生案之字
衍莊子無

昭釐侯曰善教寡

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魏闕心
下巨闕

言神內
守也

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

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

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
放之神無所憎惡言當寧神以

保性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審爲

三
卷
第
一
十
一
頁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
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
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年丁壯之年女有當年而不
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
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故也人
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
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
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
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
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

其不與與邪也注其不與
耶與字衍

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

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

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

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

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

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

者千八百國也乾燥此禹之功也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

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畢云到古到字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

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闔生案匡章曰三字

衍文此惠子自問自答也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

豈不可哉匡章曰闔生案此三字亦衍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

者其故何也惠子曰

闔生案此三字亦衍疑皆淺人妄加

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

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

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

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憊為上勝之同則溼為下

溼猶遲久之也

所為

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

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

無至一作無矢

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

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

貴人往實廣虛之地

闔生案廣讀曠

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

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

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
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卽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
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
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
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
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
僵也其智若鏃矢也言其疾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
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闔生案以己同已歎聲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
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御覽作鳩衣鐵甲操鐵杖
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

後死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荊平王有臣曰費無忌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爲建取妻於秦而美無忌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荊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尙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

左傳作猶宋鄭也

齊晉又輔之將

以害荊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郤宛國人說之無忌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郤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郤宛曰令尹

欲飲酒於子之家邾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

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

以爲酬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畢云惟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

禍令尹邾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邾宛殺之國

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左傳作進詐者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荊之讒

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

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忌盡

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滅其族

費無忌之謂乎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

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掾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

與私鬪鬪也鬪讀近鴻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

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嬖興甲以誅之

畢云左傳作盧滿嬖滿形近古書多互出

盡殺崔杼之

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

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字公孫竈公孫董誅

封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責讓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

朱方荊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

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

夫乃殺之黃帝之貴而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

慶封者可謂重死矣死而又死故曰重身為僂支屬不可以見行忤之故也枝惡也

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

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

二曰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故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以義動則無曠事矣人臣與人臣謀爲姦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爲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

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

堙塞也鞅欲報

秦相秦之責非攻伐無以

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

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

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庇不受

畢云竹書紀年

作穰庇

曰以君之反公子印也吾無道知君

言吾無從知君之為人

故士自行不可

不審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

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

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

之重不窮奚待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

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

賤續

經之行也

子孫不可以交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穉里相國

穉里疾也

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

行乎

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

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

吳干吳之干將也

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

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

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周宅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

爲高葆禱於王路

御覽僕作堡闔生案禱壻之借即莊子無門無毒之毒也

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

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

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

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

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

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

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
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
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
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謔是必夫奇鬼也
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
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也逝往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
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
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
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孿子
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强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强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則强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强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

闔生案故
字疑衍

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

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

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

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

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

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闕生案所

上當脫無字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必之

士可知闕生案言當必之於士之可知也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

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

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

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傅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博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摺天之山，烏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續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鄉。畢云其疑為奇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夸父獸名禺彊天神也所窳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革。

之交五人佐禹

畢云陶即皋陶化益伯益也真窺即直成唯之交未詳闔生案之交非人名

故功績銘乎金石著

於盤盂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

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定矣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

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

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

下之色

闔生案經當是輕注釋為橫理疑非

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

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此五常

之本事也皋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

皋子賢者也衆疑其取國召虔產口

乃止虔產其徒也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

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

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

也
讒文信者必謂其欲取秦

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闕生案侯下脫服字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

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
汲常一人居外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
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
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畢云能疑是聞不若無聞也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
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
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
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二十三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

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其上屏之以為戒也

游樂也 亡國

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
 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
 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出也
 後出也滿罔罔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
 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
 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為
 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鮒小魚說大魚魚之賊也啖食小魚而鮒居人
國喻為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
人害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每猶當也狐援非樂斲也
 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
 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事見權勳篇

一猶乃也注誤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

附郭近郭也

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

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

之無使而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

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

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

韓非作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

用此士也文公卽

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

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

韓非作耳御覽同

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

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

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

取本耳字誤加又旁

樂爲其上死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繒。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

此豈無所激而慢引邪

以雖知之以下疑脫死字
以已同

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葆太葆官也申名也今王得
茹黃之狗宛路之繒收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
笞王曰不穀免衣縲繼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
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
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
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
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
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繒放丹之姬
後荊國兼國三十九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凡

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邱墟。禍及闔廬。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獠也。雖勝之

其後患無央

畢云央盡也

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

獸三歲曰獠也

注有覆面也此注文胃下
脫一面字耳畢据注改面
爲而非也

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
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
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
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蹈也曰嗟
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
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
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
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爲擒夫差將死曰死者
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爲幘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則不
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知化

疑注本作一詞也貫道也此誤到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貫一道也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

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槽巨酒池肉圃為格格炮雕柱而枯諸侯不適

也雕畫高柱施結構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畢云當作環截涉者

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不受

也受作為璇室築為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

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

彈人而觀其避丸也使宰人臚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

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虜沮虜見之不忍賊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

廷槐而死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畢云即公玉丹古玉字作王王丹

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

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

辨治也

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

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

副或宋作倍

王築爲藁帝鷗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

藁當作鷗夷帝當作臺鷗夷革囊

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主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有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

道由也

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
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謂皆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
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也又使人往視齊
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
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王視齊寇
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
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
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畢云有與又同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
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
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
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

道導也導不智者使聽智
者自非不自是也必不自
是乃能受是故曰從自非
受是畢讀道字絕句非

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一作叔世齊

王欲以溘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

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

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

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

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齊宣王好射說人之

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

而止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

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

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

壅塞

此篇殘闕下引驪姬以證
大亂五其小亂訓亂之說
亡矣高注于朝上有脫文
以注考之小亂為殺里不
訓亂謂變益入絳畢氏不
知正文殘闕而妄議之
王云淮南人間訓計福勿
及慮禍過之此脫過字兒
當為完

六曰亂必有弟弟次也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

殺里克之黨也訓亂三謂於朝變益以兵盡入于絳也闔生案於朝當謂胥童以甲劫變書中行偃於朝故詩曰毋過亂門

所以遠之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見之也畢云兒疑免武王以武得之以

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

人以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

克又率國人攻殺之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秦繆

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

予地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

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

歸也惠公死圉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

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

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定襄
王釋宋出穀戍外內皆服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
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
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
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不自阿媚必中理然後動

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而不肖主之所不說非惡

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

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

惡於商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轍繫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為

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

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

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千乘一國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

欲留之由余不肖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

莫肯之為莫之肯為也此
文法猶十二紀行之是令
分職篇莫敢之為畢增字
非

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

畢云人字疑衍

良宰遺之

宰謂膳宰

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

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

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恥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相百里奚晉

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

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

闕生案事非其事謂不當為而為畢

衍于字非是

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

之事退將論而罪

而汝也

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

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

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

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邲趙衰言所以勝邲之術

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
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
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畢云新序御覽皆無兩虎字是子虎曰言之易行
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
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
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

賢者以人以德也中人任事以力也

不肖者以財得十良

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
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
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

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

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

不聽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畢云鮑叔當重而相二字衍文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

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鄆

其拳鞞革也以革擊其手也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

車迎之祓以燿火爨以犧豶焉生與之如國如至也命有司除廟筵几而

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

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

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

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筮闔生案筮乃筮

之或體古本左傳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

誣作諱是其証

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主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御覽作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獨甚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

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鑽茶麗涓

子申不自知而死

鑽茶麗涓皆魏將

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

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况然有音

淮南作鎗然有聲

恐人

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

惡聞其過非猶此也

畢云也與邪通用

惡人聞其過尙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

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

畢云御覽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智此有脫文

至於任座任

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

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

知猶見也

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

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

文侯喜曰可反歟

謂任座可反邪

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

不敢遠其死座殆尙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

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自知

四日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陶狐史記壺叔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唐晉國也勤勞之徒則陶狐也周內史興

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

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

小主秦君也夫人用奄變爲惑亂也

公子連亡在

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

右主然秦守塞吏也

曰

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

塞在安定

菌改入

之

菌改亦守塞吏也

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

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

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

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

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

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

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先

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
 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
 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
 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故見得也躡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
 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
 肖為之任也闔生案為之任猶云為之累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
 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用智編者無遂功天
 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
 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

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
不便於學者無有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
公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
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
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
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
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
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
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
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儒一作需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
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

王云博當爲博與專同古
書以博爲專傳寫多誤爲
博

括中之矣發之則援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
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
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
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句上
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
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
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
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衰經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
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

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志古記也齊人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

注過猶多也据此則人字
宜衍

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
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
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
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
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倒古止作到重己篇注無
不倒逆李瀚本作到此文
倒字後人妄改者
此篇刺譏尤切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

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

可伐也。寧國楚臣畢云說苑作其國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

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

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

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

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

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

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
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
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主
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爲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簡子曰
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
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譖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
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私
左傳郵無恤亦名郵良即王良也此云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
孫明當即孫陽注云孫無政亦見前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
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兼或作謙闔生案兼謙皆謙之借謙猶陷也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
之而况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

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似順論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殺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蹇強也言水漆相得則強而堅也溼之則爲乾乾燥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間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

好小察則讒人得行其說
此秦王之失而已之所以
見疑也

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
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
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鏃堅則折劍折且鏃焉得爲利劍劍之
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
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
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
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
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
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
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
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驚綠耳背日而西走至

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
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
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
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
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
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

畢云此二句客又問也

季子曰諸能治天下

當重通乎性命之情六字

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
不用襲

襲扇也

非愛襲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已

也節已雖貪汁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有

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

外棄也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

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

感也

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

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

秦之先自孝公以下皆重
任相其私智自用則自王
政始

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
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
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
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
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
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
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
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
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
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
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

室已成。困學紀聞賞匠巧下有也字又有巧字盧云案也字當有下匠之二字係衍文當刪不知巧匠而皆曰善

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

為人則不能。闕生案人字衍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

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

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

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

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鄣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

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

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

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

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

此書當對當本學好非
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文信以好士得民秦王深
忌之自古老臣少主多有
此嫌

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
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
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
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
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
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
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
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
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分職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

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

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豪而

失牆儀望也瞻望毫毛之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

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

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擊處乎商而商滅處乎

周而周王向擊紂太史奔周者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擊之處乎商典非

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

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荆令唐蔑

將而拒之拒一作應畢云當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

急戰其辭甚刻刻亦急也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

酈元所見即高所稱一本也此皆當依舊本畢攷非

真靈
曰之自古亦曰心主
文皆以後士謂其王

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
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
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
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
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弋獵也鞞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
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適猶等也昭
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閒選閒猶頃也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
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詰讓也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
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
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
之所以其力也墨云疑當謀出乎不可用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

王之所舍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虜而漂邑殺人突洩一標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

當云公孫則此云公子黜誤

衛莊公立欲

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

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蹶於山而蹶於垤

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

鳥去絲窠之網是言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

外闔生案夜日謂前一日猶次日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償南門之

外表者仕長大夫長大夫也明日日晏矣莫有償表者民相謂曰此必

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吳起自

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

表如植不得所賞表深植而不能償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

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辯土 審時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脹然不環若失其一不環然舒大

偽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

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

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

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

國士之容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基年乃得之曰是

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

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

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

王云狼當為獨恐獨連讀
此以大揭害越外賴世讀
搗衛厲折十二字為韻注
橫敢猶勇敢橫下脫敢字

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
 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
 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身。斂。士。所。術。施。也。士。
 所。身。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偏半也骨。
 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
 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
 鍾。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冑。自。足。乾。乾。乎。
 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唐。尙。敵。年。爲。史。史國也其。故。人。謂。唐。尙。願。之。以。謂。
 唐。尙。唐。尙。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
 鄲。唐。尙。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以伯陽邑資之也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
 也。居。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請於唐尙欲仕其兄唐。尙。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

對...
 王...
 王...

知人上疑有脫文

之其故人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君雖有天下何益。不能自遺亡其貪欲之情必危亡也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黷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傳位於賢以此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

上志古記也

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

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

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
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
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寵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
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
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
爲贊然後皆得其所樂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
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
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
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
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
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

此下數篇吾疑其出商君
書不然則李悝任地力之
教也

之不死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少私則公，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

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燒灰不以繯網置罟

不敢出於門罟罟不敢入於淵句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若

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

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

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糝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

樂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

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望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捐之以陰乎陰猶潤子

能使吾士靖而畀浴士乎士當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

毋淫乎淫延子能使子之野盡為洽風乎洽風和風所子能使藁數節

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

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

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也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

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畧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

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或作滕今茲美禾來茲美麥也是以六尺之耜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畧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

閒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

使地肥而土緩草耑大月大月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

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耨亭歷

死大麥熟而可穫大麥旋麥也畢云初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資菜也而樹

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稀首生而麥無葉稀首草名至其

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也究畢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五時殺

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稼見死謂秋冬穫刈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之道也故曰不

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祭土曰瘞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

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

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鄰之。逆鄰

之民既鄰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

種稔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晚種早熟為種早種晚熟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言土燥溼均也必厚其鞫

畢云勸音義缺為其唯厚而及隴者。隴或作選梁云即飾字集韻飽或從缶莖之堅者耕之澤其鞫而

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畝

呂氏春秋卷二十六 任地 五

六日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蓄

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

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疎也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長穗大本而

莖殺疏穢而穗大穢禾穗也其粟圓而薄糠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其米多沃而食

之彊力驅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稻

米而不香奪或奮也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末一小穗閱而青零而先落未熟

充倉子多糝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充倉穗下

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喂而香環讀如餲之餲如此者不飮御覽作

上注讀如餲厭之餲當在此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

環音北縣切不當讀餲也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厚糠也得時

臺御覽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一作蒜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稠

短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糝庶米不得

恃。僻小也特或作待畢云御覽無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

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稟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

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

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

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

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

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附動蚰蛆而多疾。心附動

病如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畢云蒼狼青色也薄色而美芒是故

得時之稼興。興昌也失時之稼約。約青也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

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忍耐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四衛四枝也烈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殃咎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邢之襄
吳闈生
全校

跋

呂覽之書激宕瓌詭尙權變主智略而其指趣所寄乃在意言之表鬱焉三代之高文也太史公儕其書於春秋詩易離騷邱明韓非子之間蓋爲知其至者顧其用意世鮮論列畢氏沆譏其不成于一人又不能名一家蓋前世儒者之觀呂覽大抵如此自先大夫評鷺乃抉其隱微以大白於天下而後學者讀是書者始能得所要歸矣馬通伯讀呂覽一文頗有發明實本先公之意而覆述之者也其書於君臣之間功名之地三致意焉而痛比周媮樂者之造禍其意至哀而其辭隱約有所不盡雖曝而懸諸國門世之能識之者固少而序意一篇所陳爲尤切則全書之總敘也通伯所稱亦有失之隘者其謂不待詞之畢而斤斤急於自見者誤也古書大指或在首或在尾或散列互出固無恒

例呂覽章節次第又經後人竄亂甚明安得執其先後以求之太史公稱八覽六論十二紀以八覽爲首故曰呂覽十二紀最後序意篇又在季冬之末則固全書之末簡矣且是固非其要者若乃揚子雲恨不輦其金而歸則達人之諧語耳通伯至以識闇譏之過已嗚乎古人之精微曠數千年而未始見知有知之者又不能執塗之人而共喻之也此文信侯之所以懸購千金而不吝者也同學諸子集印先公評本闔生司其校勘既成謹記于末辛酉七月闔生記

蓋嘗以甚至各處其田意出雜備取舉丑其地其不知于一人又不滿
獄三分之高二也太史公問其書敘春好信長瀾觀即對非于之間
呂覽之書爲言類義尚辭變主齊制而其計過汎俗以亦意言之奏